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AGE OF EXTREMES

极端的年代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赵勇 李霞 译 舒小昀 校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AGE OF EXTREMES

极端的年代

尽管存在争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仍可谓是我们这个时代健在的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不仅是不列颠，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旁观者》

《极端的年代》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 20 世纪的个人洞见。这本极其值得阅读的好书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激动人心。它回顾了人类灾难不断的 20 世纪兼具毁灭性和创造性的独特本质，并对未来提出了挑战性的预言。

一部解释历史的恢宏作品……一本必读书……霍布斯鲍姆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对各种事件的解读令人兴奋。

——布赖恩·阿普尔亚德，《旁观者》

霍布斯鲍姆对这个热战和冷战交替时代的探索之所以铿锵有力，就在于其出色地整合了众多我们熟悉（虽然有时已忘却）的事实和思想。它把超然卓立、多语言的博学与使人沉醉的可读性风格结合了起来。

——本·平洛特，《独立报周日版》

（这本书是）我们多灾多难世纪的最好解释……而他则把微妙之处、激情与一种温和而嘲讽的智慧的诸多线索连接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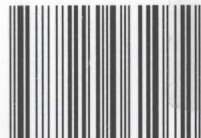
——约翰·辛普森，《旁观者》

一部杰出的、令人兴奋的作品。

——洛德·布莱克，《金融时报》

上架建议：世界历史

ISBN 978-7-214-06107-2



9 787214 061072 >

定价：58.00元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AGE OF EXTREMES

极端的年代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赵勇 李霞 译 舒小昀 校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端的年代 / [英]霍布斯鲍姆著;马凡,赵勇,李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107-2

I. 极... II. ①霍... ②马... ③赵... ④李...

III. 世界史-研究-20世纪 IV.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408号

Age of Extreme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Michael Joseph 1994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bacus 1995

Reprinted 1995, 1996(three times),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Copyright © Eric Hobsbawn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5-165

- 书 名 极端的年代
著 者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 者 马 凡 赵 勇 李 霞
责任编辑 刘沁秋
责任校对 李洪云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21.5 插页 4
字 数 680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07-2
定 价 58.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前言和致谢

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仅凭掌握的二三手外部资料、人生经历的资料记载或者后代的史学家的著作,描写出一个众所周知的时代。但人们不可能仅凭上述资料描写出他或她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可能像描写其他时代的历史那样来描写 20 世纪的历史。我恰巧生活在本书所描写的这个历史时期,而且从十三四岁起到现在,我一直十分关注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而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眼光在观察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当我戴着史学家这一职业桂冠时尽可能避免谈论 1914 年以来的历史,而在以其他身份出现时就并不讳言之。就像他们的行话所说,“我的时代”是指 19 世纪。尽管我在研究 20 世纪历史时并没有像为数众多的 20 世纪史学家那样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和档案,甚至连一丁点儿的档案资料都没有,但是我认为仍有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从 1914 年到苏联时代结束这一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

当然,要独自一人、甚或以单种语言来了解现今世纪历史的编纂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权威的古代史学家或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家才知道对于那些漫长的历史阶段该写些什么。然而,若以当代史学界对历

史知识的博学标准来衡量,我掌握的知识是非正式的和未成系统的。我做的大量工作是对文史知识特别是棘手的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涉猎——比如,冷战历史或是 1930 年代的历史——即使在专家眼中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我当然尚未取得成功。在阐述一些问题时可能表现出无知和发表一些有争议的观点。

所以,本书是基于非均衡的基础,这点非同寻常。我多年来博览群书,同时因给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开设有关 20 世纪历史的讲座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在这过程中,我日渐积累起有关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的知识、记忆和观点。在相当多的国家中,像我这样的人,被社会人类学家称为“参与观察者”,或简单地称为睁大眼睛的旅行者,或被我的祖先们称为好管闲事者。这种经历的历史价值并不依是否亲身经历重大历史事件而定,也不在于是否认识甚或与历史伟人、政治家接触过。事实上,我以一个临时记者的身份到各个不同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采访过总统或其他历史伟人,而这样的访谈往往徒劳无功。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些人物所谈论的内容多数要考虑到公共媒体的传播影响。有启迪作用的访谈往往来自于那些可以并且想要自由发表言论的人,尤其是那些对于重大事件无需负责的人。尽管结识伟人和了解地方风情有时并非完全出于需要甚或会出现误导现象,但这种经历对我帮助巨大。这也许就像每隔 30 年的光景来看同一个城市——巴伦西亚或者巴勒莫——带回家的印象仅仅是当今世纪第三个 25 年间社会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有时我对相关内容进行记载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仅仅是将很久以前对话交流的内容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史学家能够阐明 20 世纪一些历史问题的话,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进行了观察和聆听。我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方式将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读者。

在写书过程中,我力邀一些同事、学生和 Related 的人交谈来获取信息以充实本书。在写作中我受惠于许多人。论述“科学”的章节呈送给我的朋友结晶学家兼百科全书式学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艾伦·麦凯以及

约翰·麦道克斯审阅。我所写的关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内容由我的同事兰斯·泰勒审阅。兰斯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现任教于新学院。更多有关经济发展的内容来源于我所阅读的论文和在各类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上全神贯注地聆听所获知的信息。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常由位于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研究世界学会”举办,该学会当时已成为主要的国际研究中心,并在拉尔·贾雅瓦德拉博士的指导下开展研讨工作。通常,作为一名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访问学者在那个令人景仰的机构度过的几个夏季对于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个机构与最后几年的苏联有着接近之便,而且对这段时期的苏联有着学术上的关注。对于别人的建议我并不一概接受,甚至当从严格意义上讲自己的观点有问题时也是如此。学者们在会议上或对话时总是花费许多时间与他们的同事研讨,其最大目的在于从对方的思想中汲取知识信息,而我从这些场合中的确收获颇丰。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我没法做到对我受益或纠正我观点的同僚们一一表示谢意,也无法对在新学院所教的一群特别的国际学生一一答谢,因为我有幸从这群学生那里获知了许多有用的知识。但是,我想我应该特别感谢费尔丹·厄尔加特和亚历克斯·朱拉两位,从他们的学期论文中我学到了关于土耳其革命、第三世界移民性质和社会迁移现象等知识。我亦十分感激我的学生玛格丽塔·基塞克所做的关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和1932年秘鲁特鲁希略叛乱的博士论文提供给我的写作素材。

当20世纪史学家越接近现时代的编史工作时,他们便更加依赖于两种资料来源:日报或期刊和定期的报道;由国家政府和国际协会出版的有关经济问题等的民意调查、统计汇编资料以及其他类型出版物。显而易见,我从诸如《伦敦卫报》、《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等报纸中获得了相当多的信息资料。我还从联合国及其下属各类机构和世界银行价值颇高的出版物中获益匪浅,这些出版物均已列入书目。本书还应该提及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尽管它在实践方面归于失败,但其引领

潮流的《1945年工业化和世界贸易》对经济方面作的精辟调查分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它对我启发很大。如果没有上述这些资料来源,根本无法写出有关20世纪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历史。

书中除了明显属于我个人的见解外,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值得信赖。该书如果超负荷地附以大量的参考文献注解和标明博学的印记是没有意义的。我力争将参考资料限定在事实引文、统计和定量数据的原始资料范围内——不同的原始资料有时提供不同的数字——限定在对读者感到非同寻常、不太熟悉、预想不到的陈述和作者有争议的观点给予佐证的资料范围内。这些参考资料都置于正文的括号中。原始资料的完整标题罗列于本书的末尾。书目仅仅是正文中实际引用或提及的所有原始资料的完整目录。另有一本简短提示如何进一步阅读的书单独印刷成册。像这样的参考文献,注解与脚注基本上分开,脚注仅仅是进一步阐述或限定正文的内容。

不过,在这里还应当提及我所参考的一些书籍,向这些作者表达我由衷的谢意。我要特别感激以下两位朋友:经济历史学家和孜孜不倦的定量数据编辑者保罗·拜罗赫以及匈牙利科学院的前任院长伊凡·贝伦德,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掐头去尾的20世纪”这一概念。就二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历史而言,P.卡尔沃科雷西的《自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是一本内容正确,有时候——可以理解的——是言辞尖刻的指南。对于二战的写作,我大量参考了阿兰·米尔沃德极为优秀的著作《1939年—1945年的战争、经济和社会》。在写作关于1945年之后的经济历史时,我发现赫尔曼·凡·德·威所写的《繁荣和动乱:1945年—1980年间的世界经济》以及菲利普·阿姆斯特朗·安德鲁·格林和约翰·哈里森所写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较之大多数缺乏热情的评论家所给予的评价,马丁·沃克所著《冷战》实应获得更多的赞誉。对于“二战以来左派的历史”这一章节的写作,我十分感谢伦敦大学的玛丽女王学院和威斯特菲尔德学院唐纳德·萨松博士的帮助。

唐纳德博士十分慷慨地让我了解了你对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广泛且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迄今仍在进行。有关苏联历史的写作参考了莫舍·莱文、阿列克·诺维、R. W. 戴维斯和西拉·菲茨帕垂克的著作;有关中国的写作参考了本杰明·施华兹和斯图亚特·施拉姆的著作;有关穆斯林世界的写作参考了伊拉·拉皮德斯和尼基·凯第的著作。我对艺术的看法多数来源于约翰·威莱特论述魏玛文化的著作(以及他的谈话),同时也来源于弗兰西斯的著作。第六章内容的写作参考了林·加拉弗拉所著《加吉列夫》。

我要向帮助我筹划本书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伦敦的乔安娜·贝德福德和纽约的里斯·格兰德。尤其要感谢才华横溢的格兰德女士。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无法填补相当多的知识空白点,也无法核实那些模糊不清的事实和参考资料。我亦十分感谢帮我打印草稿的鲁丝·西耶斯。玛琳·霍布斯鲍姆以对当今世界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视角兼学者的视角审阅了全书,对此我万分感谢。

我前面已提到还应感谢那些新学院的学生们,在给他们作的讲座中我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阐述。本书也献给他们。

20 世纪概览

12 个人对 20 世纪的看法：

以赛亚·伯林(英国哲学家):“我个人在 20 世纪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遭遇过磨难,但在我的记忆中,20 世纪在西方历史中是最可怕的世纪。”

福里奥·卡罗·巴罗贾(西班牙人类学家):“在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与 20 世纪的现实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对照:我平静、平安地度过了幼年、青年和老年;而人类却经历了许多可怕事件。”

普里莫·列维(意大利作家):“我们这些集中营的幸存者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对这一令人难过的观点我经历了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那是在看了其他幸存者所写的文章,以及几年后重温自己的作品时,才渐渐认同了这一观点。我们这些幸存者人数极少且与众不同。我们经由搪塞、技艺或幸运而生存,却永远没能见证真相。那些真正目睹法西斯暴虐的人们却永远逝去或只能无言地重返家园。”

雷纳·杜蒙(法国农学家、生态学家):“我认为整个世纪充斥着屠杀和战争。”

里塔·列维·蒙塔西尼(意大利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20世纪尽管有诸多问题,但也有诸如革命、第四阶级的出现以及千百年来受压制妇女的解放等进步事件的发生。”

威廉·戈尔丁(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我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充满暴力的世纪。”

恩斯特·贡布里希(英国艺术史家):“20世纪的主要特征是世界人口的可怕激增。这是大灾难,我们对此束手无策。”

耶胡迪·梅纽因(英国音乐家):“如果要总结20世纪的话,我认为它唤起了人类本应拥有的巨大期望,同时毁灭了人类的所有幻想和理想。”

塞维罗·奥乔亚(西班牙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20世纪最具特色的事件是科学的巨大进步。”

雷蒙·弗思(英国人类学家):“从技术层面看,我认为电子学的发展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从观念上看,20世纪的特征是:观察事物从相对理性的和科学的视角转变为非理性的和缺乏科学的视角。”

列奥·瓦里阿尼(意大利史学家):“20世纪的历史表明,正义和平等的理想的实现往往稍纵即逝,如果想一直拥有自由,我们必须重新奋斗……即使处于最绝望的境地,我们也不应绝望。”

弗兰科·文杜里(意大利史学家):“史学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而我须努力再三才能理解 20 世纪。”

(Agosti and Borgese, 1992, pp. 42, 210, 154, 76, 4, 8, 204, 2, 62, 80, 140, 160.)

1

1992 年 6 月 28 日法国总统密特朗未经宣布即出人意料地突然造访萨拉热窝。该地区当时已成为巴尔干战役的中心,在以后的半年中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喋血于此。密特朗总统此行的目的是想引起全世界对波斯尼亚危机严重性的关注。一位明显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的著名政治家冒着炮火出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人们的敬仰。尽管密特朗造访的日期显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但人们实际上对此却未置评论。为什么总统选择这一特殊日子去萨拉热窝?那是因为 6 月 28 日是一次暗杀的纪念日。1914 年奥匈帝国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从而导致了几周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密特朗时代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因政治性的错误和失算而仓促地将日期、地点和历史大灾难的纪念物之间相关联让他们有突兀之感。如何能够更好地戏剧性地揭示波斯尼亚危机潜在的隐含意义而不用通过选择一个象征性的日子呢?除了一些专业的史学家和十分年长的公民外,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够领悟到这一事件的隐喻。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已不复存在。

对过去历史的破坏,更确切地说,对将人们当前的经历与前辈们的经历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 20 世纪末期最典型和最怪诞的现象之一。世纪末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年轻人生活在一种与既往的公共历史缺乏有机联系的状态中。这就使得以牢记他人遗忘之事为己任的史学家们在第二个千年之末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正因如此,他们

不但要做好汇编、记录、编辑等史学家的基础工作，还应肩负更多使命。1989年，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尤其是所有的外交部，如果它们召开一次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安排的讨论会，它们会从中获益的，但是它们明显是忘了这件事。

以掐头去尾的20世纪(1914—1991)为主题来讲述历史故事并不是本书的目的。人们都知道不能想当然地照字面去理解20世纪有关的基本历史知识，即使他们被聪明的美国学生问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词是否意味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目的是去探究和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这些事会牵扯在一起。对于生活在掐头去尾的20世纪的我的同龄人来说，理所当然可以写一部自传。我们谈论、阐述(和更正)自己的记忆。我们就像戏剧中的演员一样以各种方式在历史中扮演角色，以生活在特殊时代和地方的人的身份来谈论历史——然而我们的角色微不足道——仅仅是时代的观察者，当人们亲眼目睹一些重大事件从而形成对20世纪的看法时尤其如此。我们在20世纪中担当角色。20世纪是属于我们的。对于那些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读者，诸如在本书写作时期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学生、越南战争相对于他们属史前史的人们，也不应该忘了这一点。

处于我们这个时代背景中的这一代史学家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过往的一切遭到破坏，不仅因为我们生活在以公众人物和事件来命名街道和公共场所的年代(战前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铁)，也不仅因为生活在不断签署和平条约而需加以区分(凡尔赛和约)和唤起战争记忆的年代，而且因为公共事件已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公共事件不只是我们个人生活的标志，同时也成为我们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构成要素。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的独裁者那天，对于本书作者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中任意一天的到来，而且意味着一个重要生活场景的记忆：一个冬日下午，一位15岁少年与他的妹妹从位于魏尔默斯道夫邻近的学校向位于哈伦西的家走去的时候，在路上某个地

方,看到了这则头条新闻。直到现在我还能像做梦一样回忆起这一场景。

其实,不只是上了年纪的史学家将过往的一切融入其人生经历,世界各地的成人,无论其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故事如何,都经历过相同的重大事件。这些阅历在某种程度上以相同方式给我们所有人都打上了烙印。1980年代末走向分崩离析的世界格局是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建立起来的。我们都受到过俄国革命的影响,比如说,由于我们习惯于以二元悖论来思考现代工业经济,因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相互排斥的事物,其一由苏联模式组织的经济作为鉴别标志,其余的均归为另一类。现在,人们已清楚认识到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一种随意的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只能在一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然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即使追溯以往历史,也难以找到比将美国、日本、瑞典、巴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韩国归为一类的粗略划分原则更为实际的划分原则。而且,苏联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在1980年代以后即告崩溃,与此同时,位于相同地域的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却依旧存在。

经历十月革命后依然存在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它的制度是由二战中的战胜方组建而成的。战败方或与之相关联的一切不仅退出喧嚣尘世,而且除了在与恶相对的道德世界的戏剧中充当“敌人”角色外,不再载入史册,也不再与智慧生活结缘(尽管可能在程度上或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但这种状况也正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失败方身上)。这是生活在充满宗教战争的世纪中容易受到的惩罚之一。不容异端之说是它们的主要特征。就连那些宣扬他们自己的非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的人们也认为,对于相互对立的现世宗教来说,这个世界还不足以给它们提供永久共存的环境。20世纪接连不断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冲突给史学家们的研究设置了诸多障碍。进行评价已不是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要弄懂那些对于我们来讲几乎不能理解的事

情。在理解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强烈的信念,还有形成这些信念的历史经验。要克服第一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因为人们熟悉但观念错误的法文成语“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并不符合事实。联系德国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其历史上的纳粹时代并不意味着可以宽恕种族灭绝和屠杀行径。在任何情况下,生活在这一非凡世纪中的人们都不可能放弃评判。要想理解历史现象谈何容易。

2

回顾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它已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时期,那么如何才能对这段历史有个清楚的认识呢?尽管可以肯定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对将来会有很大影响,但我们并不清楚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三个千年又会是什么样。然而,毋庸置疑的是,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是世界历史上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诞生的时期。这对于 20 世纪的史学家来说是个重要信息,因为虽然他们可以根据对过去历史的认识来预测将来,但是,他们的营生毕竟不是为赛马提供内部消息。他们可以报告和分析的仅仅是已经获胜或淘汰出局的赛马情况。现实状况是,无论预言者的专业资质如何,在过去的 30 年或 40 年间他们的预言工作却相当糟糕,只有政府和经济研究机构依然装作对预言充满自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预言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本书所描述的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三张相连的图画或历史的夹心面包。从 1914 年灾难开始到二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紧接着是 25 年或 30 年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回顾历史,这应是一段黄金时代,而岁月如梭,这一时代很快于 1970 年代早期宣告结束。20 世纪的最近几十年是发生分裂、易变和灾难性危机的